

菱塘有两处,一大一小。大的是公家的,小的是自家的。

新庄台东起干渠,西到人字河,门前一条新开的河,到了大堤脚下盘成一弯清清的水塘。新开挖的土岸有着极为生动的层次分明的颜色:赭黄、浅粉、蛋青、黝黑。杞柳枝被锯成一段一段,插在塘边,三两场春雨过后,黑色的枝子变成青绿,嫩芽便从顶上冒了出来。风和鸟雀带来杂树的种子,很随意地落在池塘四周,谁也不知道它们什么时候竟然长成了大树,蓬蓬地将一大片阴影投在水中。

清明前后下菱种。从南岸到北岸,拉了好多笔直的绳子,大人们撑了一只木船,沿着绳子把菱种撒下去。柳树柔软的枝条从冠上垂了下来,阳光洒向那一树鹅黄,风吹起来像是跳舞,折一枝下来,从根处剥皮,咬在嘴里,拿手轻轻捋到末梢,便成了一朵圆圆的柳花;槐树的刺还未长老,女孩们也会折一枝,一瓣一瓣扯去椭圆叶子,看枝上最后剩下的叶是单还是双;塘边的人家用芦竹在靠岸处的水里围了一圈篱笆,毛绒绒的小鸭小鹅在这一方小小的水面上喋喋地喝着水,头顶染了鲜艳的红绿色。

菱就悠闲地从水底下冒出头来,一棵和一棵之间离得远远的,单薄地铺在水面上。种菱的人拿篙子拍水,发出很大的响声,从圈里逃出来游玩的鸭和鹅受了惊吓,扑扇着翅膀,“嘎嘎”地叫着掠过水面。柳树的花密密地悬在枝上,像绿色的毛毛虫,男孩子摘了许多,偷偷放到女孩子们的口袋里,听到她们高高低低的惊叫,得意地拍着大腿,咧着豁了牙的嘴大笑。圆圆薄薄的榆钱儿一串串挂在树梢上,青绿得要滴下水来。这是奶奶最爱的树,不仅因为榆钱可以吃,而且名字吉祥:榆钱,“余钱”,听着就叫人欢喜,全不管这树爱生“洋辣子”,沾到身上就是一个红包,又疼又痒。

老牛在柳树下歇息,悠闲地咀嚼着青草;风钻进菱叶间,一池春水便起了皱。

五月,刺槐和苦楝都开了花,风中到处流淌着花香。菱这时候也开花了,从菱盘的腋下钻出来,白而细碎的花,青绿的叶,密密地铺着。因为没有用东西隔开,它们就沿着池塘一路向东,占据了整条新河。水面全被遮住了,上码头很不方便,于是岸边每户人家都会用几枝芦竹绑在一起,箍成一个大大的圈,平放在码头前面的水里,把菱隔开,露出近岸处一片清清的水面来。

池塘里长了许多绿浮萍、满江红,填塞了菱叶之间的缝隙;北边一处原本不惹人注意的水葫芦,这时候也扩张到池塘中央,一柱柱炫丽的淡紫花,花瓣中央变成深紫,再中央是明黄,像极了凤眼,又像是孔雀的尾巴;苕菜和水鳖花也来凑热闹,这里一株,那里一株,开着或黄或白的小花,在风里招摇。这些在孩子们眼里好看的东西却很不受大人待见,因为它们会跟菱抢营养、抢阳光,水底的菱根还要有足够的空气。于是一舱一舱的水葫芦和浮萍红藻被大人们捞到岸上。小的们会在一堆湿淋淋的水草间穿行,女孩子们折下紫色的花,带回家插在黑色的瓦罐里;男孩子把水葫芦气泡的两头掐断,用线穿起来,挂在颈项里,像大闹天宫里的沙和尚。折断后的水葫芦带着水气,散发着阵阵的清香。

心急的孩子从看到菱花开始,就会不时地从水里捞一株上来,满怀期待地翻开来看,希望可以看见青绿的菱角。除了有一两只螺蛳爬在上面,什么也没有,只好失望地把它们重新放到水里。鹅已经长了一身雪白的羽毛,体态优雅,步履从容,浮在水里也是安静的,绿的树,蓝的天,和着鹅的白影倒映在水里,是一幅静美的画;鸭子却聒噪得多,叫着叫着,一个猛子扎到水里,屁股朝天撅着,再探出头来,嘴里衔着一条还在挣扎的鱼。

菱塘

□ 张文华

码头笼罩在柳荫里,小鱼儿会来乘凉,鱼身是水的颜色,只脊背微微的黑,眼睛却是白的,在水里游来游去,像两粒极小的白珍珠;小青虾立在水里,一动不动,忽然间身子一弓,弹出去老远;葫芦呆子很懒,喜欢卧在码头的台阶上,若是

没有惊扰,它能躺在那儿一整天;河岸边的软泥上,有螺蛳和河蚌爬过留下的痕迹。阳光从树荫间透过来,风吹动柳枝,水面上的光影便动起来,忽明忽暗。

天气渐热,淘米,洗菜,洗碗,平时躲避不及的差事这时成了孩子们的最爱。赤脚站在水里,碎米肉屑食物的残渣散到水里,一会儿水面就泛起了细碎的波纹。把脸盆或碗放在水底,鱼在上面来来回回地穿梭,眼见着几条小鱼进了陷阱,忙忙地把盆或碗端出水面,只有清冷冷的水,鱼虾早逃得无影无踪,远不比用淘米箩来捉收获得多,有时还会捉到两三寸长的鲦鱼,家中的小猫便会有了一顿意外的美食。

这时候会有大人的声音从岸上传来:“二泡仔哉,掉河里去啦?”——明明才玩一小会儿呀?!

等菱成熟实在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夏日天长,把老牛牵去洗澡,牛全身浸在水里,只留了两个鼻孔在外面出气,牛虻无处落脚,“嗡嗡”叫着围着牛头转。塘里的菱已经很拥挤,有人正用竹篙绞了一团团到岸上,好让水面变得疏朗一些。绞上来的菱盘还带着细碎的白花,青色的菱角已经现了身影,只是太小,却仍然吸引了一帮孩子在里面仔细翻找,在得到一个可吃的嫩菱后,发出一声得意的欢呼。

处暑将尽,菱熟了。采菱是一件很让人振奋的事。生产队的两条小船,前舱一早便被放了半舱的水,把船头压低,又横搁了一块木板,两个女人一左一右坐在板上,脚就泡在那半舱水里。太阳还明晃晃地在头顶上照着,暑气没有全部褪去。女人的头上顶着一条毛巾,或者是戴着草帽,臂上套着护袖,伸手进水里,捞上一个菱盘,翻过来,碧绿生青的四角菱挂在上面。岸上有男女老少在看,男人叼着香烟,女人纳着鞋底。船上的人摘了一只嫩菱,就手剥了放在嘴里,被岸上的人看到,高声笑骂道:“好吃婆娘!”那明目张胆跑到新河里各家门口的菱,已不能算是公家的,小孩子坐在澡盆里,早摘了好多下肚。

船上的两个笆斗装满了菱,采菱的女人弯着腰到现在,已经很累了。这时候小船靠岸,两个女人要一起站起来,小心地跨过中舱和尾舱,上岸,换另外两个女人下来。粗心的马大哈会不管不顾自己站起来跨过去,前面装了半舱水的小船就会失去平衡,连着另外一个女人一起翻到河里。

生产队的菱是按各家人头来分的,比不得我家的菱塘,自采自收。

我家的菱塘离新河有五百米远,原先只是一口水塘。新河里全铺满了菱,堂兄他们吃菱很方便,每年我只能得到他们赏赐的几颗菱吃。有一年我不服气,就从新河里拽了一根菱盘,堂兄很有经验地告诉我:“没有用,你看菱根断了!”我赌气把菱盘放到自家屋后的水塘里,到了秋天,居然窜了满满一塘的菱。恰好那年中秋前一天父亲探亲回家,便搬了澡盆放在水塘里,我坐在里面,用两个大蚌壳做桨,边采边吃,边吃边采,到下晚上岸,肚子已经撑得很饱。母亲晚上炒菱,我再也吃不下,只好先睡。

第二天一早我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找籽好的菱。打开碗橱,没有;揭开锅盖,没有;又到桌上看了看,也没有。我气急败坏去找母亲,母亲有些内疚:“昨晚来看你爸的人太多……也不晓得怎么把菱全吃光了……”

秦二爷的“故事人生”

□ 秦一义

秦二爷算是村上有名的“文化人”,虽然家寒,幼年只读过两年私塾,但他聪明好学,博闻强记,青少年时代读了许多书,日后,他常常把看书得来的人物故事、笑话什么的,讲给别人听,素有“故事篓子”的雅称。

大集体时,他当过生产队会计和大队会计,大小是个“官”,但他为人随和,善于和群众打成一片,没有人会“怕”他。社员干农活,看到秦二爷来了,大家都找过来要他讲段故事,不然“好来不好走”,秦二爷不推辞,他想农民群众也需要精神食粮,就让他们原地休息,讲段故事或笑话让他们开开心,什么孙二娘开黑店、桃园三结义、七仙女下凡……有时,人堆里多为“过来人”(已婚),他就大胆地讲些“荤段子”,惹得大家哈哈大笑,大伙儿在兴奋中干活就是有劲儿。茶余饭后人们也时常听他讲故事,能够苦中作乐。

秦二爷喜欢古诗词。一次,我到他家串门,他正读秦观的《郴州旅舍》,读得摇头晃脑,入无人之境:“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情不能禁,他就呆呆地坐着,过了半天才缓过神来,他说:“秦少游命苦啊!”

秦二爷的故事多、笑话多不假,但秦二爷本身的人生故事也多。

一次,他上镇上一家超市购物,看到门口上首滚动的字幕:缸豆、户子……愣住了,心想:应当是豇豆、瓠子呀,随便用字太不应该了,对顾客和来来往往的路人有

误导作用。他不忙购物,先找到老板,希望纠正字幕上的别字,老板被他“较真”的劲儿打动,同意更正过来。秦二爷不放心,第二天特地去看字幕,真的更正过来了,才高兴地离开。秦二爷购物前先做啄木鸟的事儿很快开开了。像这样善“啄”的故事多着呢!

秦二爷不显老,看上去像 70 来岁的人,其实他已经 82 岁了。老伴故去多年了,儿孙在上海打拼,家中就他一人留守。这样高龄的老人,不但生活起居能够自理,而且常常助人为乐。

秦二爷有个好习惯,他每天吃完早饭,就骑着脚踏三轮车溜达,一是为了锻炼,二是寻找机会,看到需要帮助的人,就去帮一把。有时,有老人走不动路了,正在路边休息,他说,上车,我捎你一段。有时,看到人家拿着笨重的东西赶路很不方便,他说,搁车上……他说,有次上柘垛赶集,回来的路上看到一对老夫妻,抬着鸡笼走,笼里是刚赶集时抓的雏鸡,多吃力呀。他问老两口哪里人。回答说是藏铁庄的,二爷笑呵呵地说,搁车上吧,我跟你们是顺路。老两口互相望望,不认识他。人家显然不放心,两条腿走不过他的三轮车呀,万一跑了呢?二爷说,不然这样,我慢点,你们赶着点,我保证把你们送到家。果然,二爷不食言,真把人家送到家门口。那哪是什么顺路呀,为了送人家在路上多骑半个小时。骑得汗洒洒的。二爷得意地向我讲着这些,他呵呵一笑:“时间有的是,帮个人心里快活呢!”我说:“你毕竟岁数大了,帮人也要量力而行。”他点点头,说:“是的是的,我注意呢!”

帮个人心里感到快活,愿秦二爷常常找乐儿,永远快活!

单位新来了一位山东姑娘,我对她怎么住怎么吃这些事特别热心,见到第一面就在叽叽喳喳地帮她出主意。年岁渐长,这两年,我已经很少如此“冒失”地对别人的私人生活指手划脚,只因为她让我想到了五年前的自己,总想着,多说几句吧,让这位五年前的自己,因为我的唠叨,能少走一些弯路,少吃一点苦,也是好的呀!

当初,也是机缘巧合,我只身一人,来到这苏中小城。出乎意料的是,陌生和不安的感觉并没有持续太久。小城风情,别有味道,热心的高邮人,更是让我如归故里。在这里的每一天,都不曾有过飘零零落之感。到现在,成家,生子,享受着悠悠生活,淡淡幸福。一路走来,曾经辛苦,但更多的,是远远多于苦闷的、各种各样的感动和快乐。

总是在不停地遇见,关注我关心我的人,感动我激励我的事,在不经意的瞬间,把温暖的情感装满心窝。故而一直对生活充满感激,对未来无限笃定。

将行李寄到高邮的那天,快递司机匆忙离去,留我们徒对着一堆大大小小的包裹发呆。这时,巷口素不相识的大叔和阿姨二话不说过来帮忙,帮我们将沉重的行李送至门口。未及我们买瓶水以示谢意,他们

好人在身边

□ 张冠卿

刚到单位不久,一起吃饭的同事会记得专门嘱咐厨房上一碟辣椒,“山东姑娘爱吃辣的吧!”直到后来他们发现我并不能吃辣。

这样的事,或大或小的,真的是数不清、道不尽。从领导、同事,到朋友、邻居,甚至连卖早餐、卖水果的商贩,在听出我的外地口音后,不仅从未出现过所谓“地域歧视”的情况,反而总是给我更多一些的热情和关爱。一点的小挫折,往往跟随着多出几倍的小开心小幸运,让一时阴霾的心境,迅速放晴。

前两天收到一份文,是要推荐身边的高邮好人。乍一看觉得很难,身边做出惊天动地感人事迹的人的确为数不多,但是,数不清的是,有多少人,在默默无言做着一件件看似平常不起眼的小事,却无时无刻不在传递着人心之美、传递着社会向善的正能量。就好比我身边的这些他和她,用一件件的小事,迅速地瓦解了我这个外来姑娘心里的“围墙”,不知不觉地、心甘情愿地“沦陷”为一名新高邮人。

尘埃里的幸福

□ 陈惠萍

是,没一会,老头一手

瘦、黑、高个,每天坚持

骑人力三轮车,在我们

小镇的大街小巷穿行,

叫嚷着有没有需要充

煤气的。

听周围人说,老头的生活很是拮据。虽有两千元左右的退休金,但因一傻女儿。当年,傻女儿到了出嫁的年龄,望着女儿未来的丈夫,老头终是不舍。老头说,就让他陪女儿吧,能陪多久是多久。女儿已是不幸的人,他要尽最大的可能给女儿快乐。为此,老头可受了不少他老太婆的气,但老头不怨,一家三口,日子在老头的乐呵声中一样活色生香。

老头阳光。每回去我们街道寻活,在他身后,都会有一些他的老顾客啧啧赞他一番:充气让他去,放心呢,倒渣,斤两足,厚道。就这样,我们这一带的煤气差不多都是他一人充。春秋天还好,到了夏天,每每看见老头脖子上挂着一条毛巾,不时地擦一下脸和脖子,我都会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常常望着他有些吃力地扛起煤气瓶,脖子上的青筋给爆出一条条,我都会忍不住快走两步,伸手想上去给一个力,但老头见了,总会呵呵乐着:没什么,不吃力,谢谢了。他歪斜着身子,在巷子里行走,时不时地还会跟着自己的脚步“哼唷”几声,似在给自已加油。阳光将他的影子很是夸张地投射到墙上,如巨人一般。或许,此时的老头心里正盘算着晚餐的下酒菜,眼前正值春暖花开呢!

老头诚信。那回,夏天,正忙着做午饭,刚才还旺旺的火焰,就那么毫无征兆、无声无息地小了。望着还浸在卤里的肉块,忙翻出老头的电话。老头很是爽快,说,别急,十分钟就到。还真

见老头正躬身忙着拆卸钢瓶。望着老头干瘦的身躯,点点汗珠不断往外挤,我说,别急,我们早饭吃得迟,还没饿呢!要不您先用冷水洗把脸?老头边忙活边接话,不热,出身汗舒服。一天三顿,不能怠慢,身体是部机器,得及时加油呀!说着已将钢瓶从狭窄的柜子里搬出,自语着:“不对呀,沉,有气呢!”“咋会呢?还是去年这时候买的。”听我这么一说,老头似不放心的地方多了去,眯良心的钱不能挣啊!边说边跨出了我家门。

从门口探出头,日头正毒,目送老头,跨上三轮车,一手扶着车龙头,一手用脖子上的毛巾擦汗。阳光像个慈祥的大魔术师,将他和车子缩得很小,投在白晃晃的水泥地上。泪不由充盈眼眶,这不就是我们这些小人物的赖以生存的生活信念吗?

八月

□ 薛丰

丹桂打通了秋的脉络
在叶子的上游
一股义无反顾的气息
汇集于掌心

清风穿透厚如盔甲的呼吸
越过漫山遍野
无论如何也要将这信号传递

着魔似的支撑着某种信念

矢车菊在落幕前
拼命摇曳它的影子
不想流落成书页里的一具标本
轻盈的
蓝花瓣上的丝绒
跳着芭蕾
在与今夏作别

记忆时而恍惚时而清晰
深刻又浅薄
唯一颗素心恒久不变
想着魔似的支撑着某种信念

想说的话包藏在石榴里
到一定的时候
自然会崩裂开来
晶莹如它 鲜艳如它

文游台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